

Subject: 黄金牧场 (公元947年) 【中译者前言】

From: "T.T. Moh" <ttm@purdue.edu>

Date: 11/8/20, 1:53 PM

To: "T.T. Moh" <ttm@purdue.edu>

黄金牧场 (公元947年) 【中译者前言】

原作者 El-Masudi

英译者 Aloys Sprenger (公元1841)

中译者 莫宗坚

【中译者前言】

犹忆七十年前，先父教导我读古文，包括苏辙（註：北宋苏轼之弟）的<上枢密韓太尉书> 有“太史公（註：司马迁）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与燕、赵间豪俊交游，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。”苏辙之文是也。司马迁写出千古奇文的《史记》。令我读起来，迴腸蕩气。我一直相信旅游的重要性。

【旅游对发展文化的重要性】

古希腊时期，旅游的范围很广。公元前五世纪，希腊人去埃及与两河流域旅游与经商，大开眼界。当时，巴比伦人聚累二千年的天文观测，研究日月蚀，他们已发现，日蚀必在新月，月蚀必在满月，进一步，他们发现日月蚀是日月地三者位置造成的，以及月光是反射日光。在公元前三世纪时，希腊的Aristarchos of Samos 写下了“月光是反射日光”的科学结论。中国公元前四世纪的屈原在《天问》中还一头雾水的问“夜光（即月光）何德，死而复育？”。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的《周髀》下卷二，才有“故日兆（照）月，月光乃出，故成明月”。当然，这种说法很突兀，没有科学推理。又，公元一世纪写成的《汉书*艺文志》並沒有提到《周髀》，可能它成书更晚。值得注意的，它成书在张骞通西域之后。当时西域有印度人。公元前十六世纪的《梨俱吠陀》Rig Veda 已有几处记载月光是太阳的赐於。也可能《周髀》是抄袭的。又如毕氏定理，公元前十八世纪，巴比伦人留下32个数例，適合两数平方的和等於第三数的平方，如（3，4，5），（5，12，13）等等。非常可能，巴比伦人早知毕氏定理。希腊的许多哲理，都是从巴比伦等东方国家传入，这已成定论，这正是本书英译者提倡的理论（註：见本书的<英译者序言>）。

日本大化革新时，去唐代旅游与学习。日本人从不足十万人的城，才一次见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--长安。日本人的灵魂大为激盪。开始全方位的学习唐代一切，文字、数学、礼仪、饮食等等。到了十九世纪的 <黑船事件>，日本人又开始旅游、学习欧美，鑄造成今日的日本文化。

中国历史的汉唐盛世，也与旅游分不开。汉朝时张骞通西域，中国人的眼界始大，才知道域外别有天地。橘子、玫瑰、丝绸及瓷器西去，珍珠、葡萄、黄瓜及玻璃东来。到了唐朝时，玄奘、义淨、杜环遊印度、中东，中国人才看到了万里之外的繁华。乐器大量从国外进口，例如，铎从西域来，揚琴从伊朗来，鼓从南方来，笛从北方来。中國的國樂隊大半是外國樂器。明代鄭和下西洋，繼承了唐代的遠志。可惜后世实行海禁。对于外界，中国人又闭目塞耳，不闻不问。

【Masudi 的遊历】

后来读书，知道 Al-Masudi 其人，是历史学大家，著作甚丰，一般称为阿拉伯人的 Herodotus，我们也可以称他为阿拉伯人的太史公。他比太史公司马迁的旅程还广。公元896年出生于巴格达，在公元915/916年，他十九、二十岁，遊覽末罗国 (Basra)、波斯城 (Persepolis) 及印度的Cambay 海湾以及身毒的穆斯林国家的穆尔潭、门书瑞。他自称去过錫兰 (斯里兰卡) 及中国，可是他记载的故事似乎不合情合理，可能是耳食之谈，难以相信，因此他的这段行程也可疑。

在公元916/917，他訪問东非的黑人国 (今Zanzibar)，从瓮蛮国 (Oman，今阿曼国) 去了那儿，又回到瓮蛮国。在921/922年，他访问叙利亚北部的 Aleppo，可能他先去了里海的南岸。他提过，去了波斯的其他省份，以及阿塞拜疆，可是没有提具体日期。他去红海、叶门及叶门东部的日期也不明。925年，他去了巴格达及Tikrit；926年，他在巴勒斯坦；928年，他回到伊拉克。他的后半生，多半生活在埃及的福斯塔 (Fatimid王朝建设为胜利之都，开罗)，他才一次去那儿，是942年。接着在943年，他访问安条克。946年，他访问大马士革。然后他旅行到上埃及，直到 Nubia (黑人国)。956年，他六十岁，在埃及开罗过世。他一生写了三十二部书，仅有两部传世，《黄金牧场》及《警告书》(Book of Admonition and Revision)。

Masudi 对宗教持开明的态度。本书的英译者认为他融会了伊斯兰各派。后世有人认为他是十叶派 Shia，反对传统派 Sunni。

【本书的写成及翻译】

本书在947年（中国五代后汉成立之年，当时中国人困於内争）成书。1841年 Aloys Spenger 翻译为一册成英文本，2020年由中译者据英文本翻译成中文本。

Masudi 的行程如上述，但是他的动机不明。可能是他读书之余的好奇心所引发的。他有敏锐的观察力，又善於谈话，广听人言。以此记录各方事实，十有九中。他行遍四方，见过世面，不会愚不可及的对别人有偏见。他的各种意见，颇有可取。本书作者博识多能，远出那个时代的中、欧学者之上。例如，他证明太平洋通过北极海与大西洋相通，天下众海，除里海是孤立的之外，皆连成一水。如此这般，可知作者的卓见。

在公元十世纪时，舊世界的各大文明区，可以分成五大塊：1) 中东、北非及中亚。2) 欧洲。3) 南亚的印度、印尼及中南半島。4) 东亚的中、日、韓。5) 南部非洲的黑人国。很明显的，为一塊的人类文明，开发最早，又居天下之中，与其余四塊均有连系。其他四塊各据一角之地。他的书也是如此，立足於为一塊土地，兼及其余。本书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。

【英译者简介】

本书的英译者 Aloys Sprenger (1813-1893)

是奥地利的东方学家，1843年从英国转赴印度加尔各答，任德理学院院长，研究阿拉伯、印度及伊朗文化，成果丰硕。著作名世。1857年赴德国，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授，1881年转任海德堡大学。遺物文稿存於柏林省立图书馆。

英译者写了一篇很长的<前言>。这本中译书全载。此文颇可观，足见东方学者的功力。他认为希腊、罗马的欧洲文化，源出于中东及印度的东方文明，这自成一家之言。现在已成学界通论。不足之处是他仅译了本书的一册。但是，一百八十年来，英文本並無增译，僅有英译者所译的一册而已。似乎有什么玄机。其余各册有法文的部分译文，目前仅有研究阿拔斯朝者引用。

【中译本简介】

本书是十世纪的重要文献。当然，作者不知道后世对过去历史的研究，远超过当世的知识，也不可能知道未来历史的发展。中译者以註译的方式，补充这两点，以便於读者檢視。另外，作者有欠於科学的理解，例如生物学，物理学，天文学等等，译者也用註译的方式，加以补充解释。例如两河、尼罗河及印度河都是南北向，由于地球自转，他们都会作东西向移动。这点会影响历史进程。例如，两河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荒废与转移，亚力山大城的缺水等等。

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的九层天球模型，这是一种地心论。比较有意义的是计算日月五星的位置。他们用的是七耀的周期，推算它们的位置。虽然推算过程不明，结果不淮確，但是远近的次序是不错的。他用月绕地的周期、日绕地的周期即地绕日的周期，五星周期即五星绕日周期，以周期推算距离。请注意，除了月球以外，这些周期都是绕日周期。所谓位置，其实是对日距离。所以得出的太阳系模型只要把地-月与太阳对换，就与日心论的哥白尼模型几乎相同。所以托勒密模型用了一千多年。

天象影响人事的主要在於历法，巴比伦人及印度人用阴历，埃及人用阳历。中国人用阴阳合曆。本书作者在第十六章，解释季候风时用阳历，与当世阿拉伯人习用的阴历不合。我们用一简短的註解，讨论历法的演变。

潮汐现象一直很引人争议。本书有一章关于古今争论。本书出版一百年後，中國宋代的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里提出：“予常考其（註：潮汐）行節，每至月正臨子（月在地球背面）、午（月在地面頂上），則潮生，候之萬萬無差”。這個定律是對的。但是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没有物理学的解释。我们在註解里，用牛顿的万有引力，及月球与地球成为一个旋转的共同体，月球与地球都绕着共同重心旋转，解释二次涨潮的原因。

两河流域的古代人出波斯湾以后，首先与印度河流域作贸易，向右转就去了红海，连络了埃及。古代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圈是印度洋北部的贸易。公元一世纪，另一本重要的贸易书《南海指南》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是罗马人用希腊文写的，描述罗马佔领埃及后，加入这个国际贸易圈。本书着重描述了这片地区。从公元六世纪后，这个国际贸易圈捲入中国。明代初年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远航的盛事。可惜到了明末，为了避免海盗，中国严申海禁。中国保持了驕傲的孤立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是地名的古今中外之不同，容易引起误解。极须补充中文文献，与西方原文融为一体，始有世界的意义。对于英文地名、人名，如读者对其中译名，已耳熟能详，则不妨尊照惯例。中文译者考虑读者英文能力，雅不願生造中文名词，浪费读者心力，因此有时会保持英文名词不译，或重复写在中文译名之后。译者学识有限，失误遗漏之处必多，希望读者不吝指正。

中译者不懂阿拉伯文，对别的阿拉伯作者所崇拜的此书的文辞优美，连雾里看花都作不到。本书从英译本再译，隔了两層。願读者諒之。在本书中的才三章《創世紀》、才四章《阿布拉罕及以后的先知》、才五章《大卫王及索罗门王》到才六章《基督与穆罕默德之间的故事》，关于犹太教、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宗教传说，中译者自觉对此派的宗教修养不够，一概删去不译。

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，是把异国的灵禽奇獸，移入中国的动物园，供中国人欣赏，能有益于读者，是所祈也。